



刘修安

“儿啊，炕烧暖了吧？”一大早，娘披衣立在炕沿边，轻抚一下我的额，不紧不慢地问。

这声音，像是从遥远的西天佛国踱过千山万水而来，轻柔，绵长，环绕在耳际打个旋儿，又一头钻进耳孔，直直撞到了耳膜上。

“娘，炕热乎乎的了，让俺再多睡会儿。”闭着眼，嘟囔一句，翻个身子，掖紧被角，继续享受受热炕头带来的那份融融暖意……

冬至过后，寒流屡屡袭来，冬便有了冬的气象和滋味。那个被人称作“冬”的彪形大汉，左手牵着西北风的凛冽臂膀，右手敛着雪姑娘的白色裙裾，裹挟一身冷冽的寒气，打着尖利的唿哨，狂怒地奔跑在枯瘦的原野和萧瑟的乡村之间，时不时，一股脑儿将枯枝败叶、尘埃与纸屑纷纷掠到半空，随即，又恶狠狠把它们摔打到四处。

象峪河静若处子，潺湲的流水化身为一面明镜，冷冷白光在冰面上交舞变幻，亮得刺人眼目。河岸两旁，掉光树叶的枣树枝、杨树枝、柳树枝，摇头晃脑，大声应和着“冬”的声声口哨，如同一把把倒立的扫帚，抑或一支支巨大的刷子，在蓝靛色的阔大幕布上，一幅又一幅，纵情勾勒着冬日清静悲凉的画面。

天，出奇的天，老屋却不是这样。朦胧中，一长溜儿土炕，边沿处，整齐地砌着青色的方砖。紧靠炕沿，比它略低一

些，同样以方砖砌出方方正正的灶台。灶台一边，爹娘用混合着麦壳的淤泥砸出一孔炭火，下面连着圪斗（方言），平时多烧煤泥，用以取暖和生火做饭；灶台另一边，直通炕洞口，连接着专烧柴禾的灶膛。这当口，灶膛口蹲踞着一口乌青的大铁锅，通红的火苗舔舐着锅底；锅里，正发出嗤啦啦的悦耳声响。

娘搬一把低矮的小木凳，蹲坐在灶膛边，斜偏着头，眼瞅灶膛里的火势，一把一把，往灶膛添着柴禾。这些柴禾，有时是晒干的棉花枝，有时是劈开的槽木头，抑或玉米、高粱的秸秆。木棍儿挑动下，灶膛里的火苗儿调皮地蹿动着，映照娘的白发，又在娘的脸上涂抹出一层淡淡的红晕。不大一会儿，“咕嘟咕嘟”，水开了，橙黄的小米下锅了，白色雾气与淡淡的米香味纠缠混杂，偷偷从铁锅与锅盖的缝隙处挨挤挤涌出，一团一团，氤氲着往高里蹿，熏黑屋顶，又渐渐弥漫开来，朦胧了窗玻璃。

柴禾在灶膛里熊熊燃烧，浓烟携着滚滚热浪，抱团从炕洞口冲进土炕里。那里，有如迷宫，间隔排列着一块块直立的土坯。浓烟沿着土坯构筑的通道，曲曲折折逡巡溜达，只待差不多将余温释放完毕，才会急速蹿进屋顶竖立的烟囱，幽幽飘散到清冷的空气中。

与所有聪慧的庄户人一样，娘为着省时省煤，常在冬日的清晨，以这样的方

式生火做饭，又巧妙地利用浓烟里的余温，将土坯盘成的土炕烘烤得有如电褥子般暖和。

迷迷糊糊间，又一声不紧不慢的唠叨在耳边响起。

“儿啊，今儿个天冷，用不着早起，等娘做好饭再说……”

这一声唠叨，带着颤动的尾音，虚无，飘渺，难以捕捉，似乎近在咫尺，又像远在天涯。

一激灵，恍然从梦中惊觉，睁眼，转头，茫然四顾——

土炕不见了，老屋不见了，娘也不见了，唯剩冰凉的高低床、漠然直立的四壁，还有一盏眨着冷眼的台灯……

此刻，我正孤零零躺在单位冰冷的宿舍，窗玻璃上，隐隐透着黎明前的一抹藏青色。遥望天空，阴沉冷峻，灰蒙蒙的，不见一丝颜色，间或有寒风呼啸而过，预示着这又将是一个水瘦山寒的日子。

如今，年已半百。人老的最大症状是爱怀旧，常常喜欢拾捡记忆的残片，用光阴的丝线——缝缀，期冀能拼凑出过往的完整画面。然而，这样的念想又往往不得——有些记忆实在太久远了，远到已褪却原有的质地与色彩、气息与味道。但梦境总是个好东西！无意识间，有如抽丝剥茧，它常能神奇地从大脑的沟回里，将尘封已久的一帧帧影像翻腾出来，如同一位高明的制片人，以不同的

蒙太奇手法，反复剪辑，拼接，配音，而后，在每一个暗黑的夜场，一遍遍回放，再回放……

哦，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！老屋、老院，老父亲、老母亲，还有双目失明的长兄，尚未成家另过的我。

每每冬日，都会耍起“老疙瘩”的娇气，即便天光大亮也赖在炕头不肯起来。天光刚刚闪亮，睡眼朦胧中，就感觉娘已披衣下炕。“吱呀”一声，推开那扇老旧的屋门，娘蹒跚走到院中，抱回一堆堆柴禾，将易燃的麦秸一把塞进炉灶。伴随擦火柴的声响，一股微熏的烟气霎时袅袅升腾起来。紧接着，通红的火苗窜进灶膛，又将温度源源不断送进了炕洞。很快，我幼时不知尿湿过多少次的土炕便已热烘烘的了。躺在这方温暖的土炕上，轻嗅着淡淡的烟火味和米香味，一会儿烫烫肩，一会儿烤烤背，便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怎么能不幸福呢？父母皆在，长兄友爱，冬何曾肃杀？即便后来娶妻生子，回到老家，依然还能享受到这样别致的温情。似乎，娘也深谙她的“老疙瘩”喜欢热炕头，始终不忍心在寒风凛冽的季节早早把儿子叫起，反而，总是叮嘱我多睡一会儿，再多睡一会儿。

慵懒地翻翻身，再用热烘烘的土炕暖暖脚，浑身的每个毛孔都在贪婪地吮吸着温暖。我的娘亲啊，用热炕头，将寒冬腊月化作了我生命中最明媚的春天……

再回首，梦已断，魂长依——

老屋犹在，土炕犹在，却已是人去屋空。爹，娘，长兄，相继作古，我也永远失去热炕头，失去了热炕头给我带来的温情与欢乐。那热乎乎的温度，那升腾的白色雾气，那沁人心脾的米香，逝去了，一切都逝去了，唯有在每个凄冷的暗夜，心怀虔诚，轻轻叩响梦的门扉，久久伫立于门外，将它们一一深情呼唤……

乡人朴实，互相打个招呼，其祝福的意思就都包含在寥寥数语中了。

这天，男孩子们最活泼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将黎明在农户家里捡拾的小炮，有捻的插在自做的木头手轮的枪口，用香点燃，朝天打一枪，或点燃小炮后扔在觅食的鸡群中，吓得鸡东奔西窜。没捻的则折成“v”字形，摆放在地上或街道的石板上，两个或三个一组，点燃其中一个后，喷出的火星就把其他几个一起引燃，乐得孩子们手舞足蹈。

年的午饭还是少酒、无盘、没菜，蘸着腌蒜的醋，吃着羊肉红萝卜馅饺子。晚饭则是豆钱稀饭，馏豆馍馍或其他油炸食品。

初二，村里有个习俗，外村有姥爷、姥姥、舅舅、妯娌的人，不吃飯就得去给其拜年。这天，乡间的道路上人川流不息，到处移动的是鲜亮的身影，徒步的多，骑自行车的少。孩子们也乐意随大人“长途跋涉”，一是冲着几角压岁钱，二是能享受一顿平时很少吃到的美食。

正月初三，成了男人的男则带上妻子，孩子去给岳父、岳母拜年，外嫁的女儿则携丈夫和孩子回村给父母拜年。期间，富裕的家庭会炒几个菜招待女婿、女儿，普通人家则是做一锅烩菜再多加些粉条、豆腐、海带之类及平时很少吃到的油炸食品，吃一顿煮面条也就不错了。

过了初四，家家准备的菜尖、盘散基本吃完，玉米面黄蒸、馍馍也不剩多少，稀饭、豆渣蛋羹软柿日渐成了早晚饭的主食，村里开始组织爱闹红火的人排大戏、排花戏……年就在乡人的欢乐和祝福中移动着步子，缓缓地把喜悦推向了下一个能吃几顿美食、又能红火几天的元宵佳节。

到乔家读书

唐中才

岁末年初，和书友一起去乔家大院共读分享，以这样的方式告别2023年，是我们这些书友的共识。所以我们在太原的、晋中的几位老熟人就约了时间，匆匆赶来，大家都是祁县人，所读的书是《乔家大院》，理所当然，乔家大院成为必选之地。

乔家大院坐落于祁县乔家堡村，原是落寞在乡村的一座晋商大贾的院子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它意外成为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的取景地，随着影片的走红才闻名于天下。那时，我的父亲还在那里工作。具体从事什么工作，我没有印象，只记得二哥从乔家大院回来后说，那里屋檐下的马蜂窝有斗大。在农村的孩子，少不了有被马蜂追赶的经历和被蜇疼痛的记忆，所以总是谈之色变，印象深刻，我就只记下了它。

其实，我作为身在外乡的祁县人，这些年来偶尔接待亲朋，乔家大院还是去过几次的。我和导游说，一别乔家四十年，最忆还是少年时。当时因为乔家大院走红后，很快成为祁县民俗博物馆，并对外开放。那时是个冬日，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前往，记得我对一起去的同学乔说，怎么回你家还得我们购票啊，那时的票价才一元。我们走过长长的小巷，满怀好奇地走了进去。出来时，除了啧啧称奇外，枯肠搜断再无别的锦言佳句描述这次历程。我其实最期待的还是寻找那个马蜂窝，就像《乔家大院》中乔致庸在梦幻蝴蝶或者老庄一样。

《乔家大院》毕竟是一本小说，很多情节或者故事取材于众多晋商往事而演绎在乔致庸身上，所以此乔致庸并非彼乔致庸。因此，当现实中的乔家大院就像一册史书一样，在导游款款的解说中一页页慢慢地翻开后，我们就从一砖一瓦的寓意中、一屋一舍的用途中、一联一匾的内涵里，品味着、端详着一个真真实实的乔致庸以及他所代表的乔家文化和晋商精神。因为阅读了小说，又见识到了真实的乔家，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和领悟。历史上当然没有陆玉菡、江雪瑛、孙茂才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，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很多他们的影子。

冰是高中老师，他说：“有一次，我问我的毕业生，奔赴远方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。当外人问你们家乡的名片是什么时，你们怎么回答？”孩子们回答：“当然是乔家大院了。”接着他又问，乔家大院为什么是名片时，孩子们却回答不上来。我想到了我第一次去乔家大院，原因其实也是盲从附趋。是因为大家去，所以我才去，是人云故我亦云。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很多，只是图了一时的热闹。

强说：“宁娶大户人家的奴（奴，平声，佣人之意），不吃（吃，聘之意）小户人家的奴（奴，仄声，姑娘之意）。”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，胸怀的格局不同，也影响着事业和人生的走向。一个历史人物和凡人的区别往往是关键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决定。勿沉迷局自以为是，脱身回头才是最大的智慧。因此，无论阅读小说还是参观现实的乔家，我们更应该挖掘和提炼他们经世济民的思想和方法，寻觅和总结我们应该效仿和传承的文化和精神。

从乔家大院出来，我们找了一间屋子，各抒己见，说着阅读谈乔家的体会，我们所碰撞的是乔家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创业经营所应当秉持的底线是什么，为什么同时代的胡雪岩倒下了，而乔致庸的事业还绵延不绝？

毋庸置疑，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，其成功离不开栉风沐雨、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，离不开诚信笃实、义孚天下的商业文化，更离不开变中求新、变中求进的经营智慧，其核心的内涵还是守正创新踔厉奋发。乔家之“正”在于厚德载物，无论是对待客户还是员工，无论对待生意合作伙伴或是竞争对手，总是重义轻利，德字当先，学吃亏而留有余地，可以归纳为“履和”“中庸”四字。乔家之“新”在于能够主动科学应变，勇于求变。胡雪岩的失败，偏偏是失败在没有乔家所具有的这种“正”与“新”的文化气息，更没有“履和”“中庸”的儒家文化内涵。

我很怀念乔家堡当初的样子，依稀还记得进村北拐小巷内乔家大门外的照壁，其实是别人家的房屋后墙；大门的南侧是我邻居姑娘的婆家，原来是乔家的车马院；大门的北侧东西向还有两个高大的院子，原是乔家接待客人的待客堂，旁边就是一片枣树林。想起我的小学恩师就是乔家堡的，他的孩子和我还是同桌同龄人，倘若村子还在，我还能推门进院中看看他家的鸡，对酌一口，缅怀一下少年的时光。

从懵懂的少年到知天命的年纪，多次次行经远跳或近距离参观乔家大院，直到现在我才仿佛第一次揭开它的面纱。作为一个祁县人，我很惭愧这迟到的与它的相识。2023年的最后一日，因一本书而变得更有意义，相信冰的学生也会在阅读中懂得乔家大院名片背后的文化精髓。

再见了乔家，我们还会再相逢。

本报讯（记者周俊芳）近日，我市本土作家岳峻和草帽合作的新作《绝技画家》由艺术与出版社出版。

这部20多万字 的小说，描写画家丁可在某次高烧后，得到仙人传授的画绝绝技，如神笔马良一般，纸上凤凰能展翅飞翔……可谓名利双收，但苦恼也随之而至，演绎了荒诞而真实的人性考验。这部小说语言幽默风趣，张弛有度，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岳峻本名岳军柱，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，山西省作协会员，著有《神马都是浮云》《麻将馆》《黑白世界》等，曾获得新浪杂谈“十佳优秀写手”称号。另一作者草帽是70后写手，擅长杂文、时评和小说创作。



家乡过去的年

侯玉平

小时候，进了腊月初五晚上喝了五豆饭，初八早上再吃一顿“腊八粥”，空气里就热热闹闹地弥漫上了辞旧迎新的年味了，这略带香气的气息会随着日子的递进和堆积，越来越浓郁。

家乡的男人们忙着割柴、碾米、磨面，女人们则忙着洗被褥、做新鞋、生豆芽、捣豆钱，晚上还得上得在煤油灯下赶缝新衣裳。

廿三打发老灶爷上了天。当晚，村庄的上空就开始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，年的大幕也就紧锣密鼓地拉开了。从腊月廿四开始家家户户备年货、打扫家、糊窗户、做豆腐、蒸馍馍、煮蛋散（一种油炸食品）、贴对联，小孩子们则念叨着“廿五，做豆腐，廿六，去割肉，廿七，去赶集……”一直要忙碌到年三十，才可喘口气。

那时候，家乡人过年，院子里的果树、鸡窝，大门口外的猪圈和街道上的石磨、水井，以及屋子里的缸、瓮、箱、柜等较大物件都要贴上大小不同的对联。果树上贴的是“果实累累”，鸡窝上贴的是“鸡肥蛋大”，装粮食的缸、瓮上贴的是“粮食满缸”，猪圈门口贴的是“肯吃肯睡肯长肉，能大能胖能卖钱。”对联大都由村上的教书先生或字写得好的文化人书写。各家对联都很“小气”，没有现在的“排场”，有的纯粹就是小纸条，而横批比较大点，母亲说“穷对富脑”是家乡的老传统。

记得家乡没有熬年守夜的习俗，大概

是因为都不富裕省煤油的缘故吧。初一，家家一定都会有人起五更放鞭炮。不到鸡叫三更，星星还眨着亮眼，山村就喧闹起来了，各家都在争着抢放新年第一炮。据说，谁家放了新年第一炮，来年一定会心想事成，遂心如意。村里的小孩子们，也早早从炕上爬起，判断着爆竹响的方位，摸黑奔跑着，这家进，那家出，冒着被鞭炮炸伤的危险捡拾掉在地上的响了和未燃响了的小炮，高兴至极。

这一天，早饭一般是吃在太阳未升起之时，只是因物资匮乏，不炒菜，不上盘，更没有白酒、饮料之类。多数农户只吃炒豆腐，大概因担心炒豆腐吃得过快，每块豆腐切得还不足1厘米见方，小到筷子都夹不起来。吃了炒豆腐才开始吃饭，饭食主要是村头老李做的手工挂面或自家做的手擀面，只是卤里多了几块猪肉片、油炸豆腐、几条海带。

吃过早饭，孩子们拾掇干净，再换上新衣，就按大人的吩咐蹦蹦跳跳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。孩子们一边走，一边依据往年的经验和收入，在心里盘算哪家的爷爷大方、哪家的奶奶抠门、哪家的叔叔小气、哪家的婶婶大度，拜完年最终能挣多少磕头钱，又能买几本小人书。压岁钱每家只给一毛或两毛，最多五毛。

当时，人们在街上碰面，常说的是“吃了饭了哇？”回话：“吃了。”回问：“你也吃了哇？”很少说“过年好”之类的客气话。

晋中市“一村一联”文化下乡作品（榆社篇）

1.榆社县社城镇顶村 作者:周更生 上联:村在顶端皆向远; 下联:心存睿智共图强。 简介:该村位于榆社县社城镇,距县城12公里,属于典型山区村,现有303户,886口人,农业以种植小麦、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,经济作物以苹果、烟叶、露天西红柿为主,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劳务输出、林果业为主,养鸡养殖孵化为辅的产业发展模式。
2.榆社县河峪乡寄子村 作者:陈井芳 上联:东临高铁祥和地; 下联:西傍云湖鱼米乡。 简介:该村位于县城西部,现有251户,877口人。经济来源多以小杂粮种植、牲畜养殖、水果种植等为主。近年来,农民靠科学种田、科学养殖,增产增收,脱贫致富。该村紧邻云竹湖和环湖景观大道,交通便利,风景独好。
3.榆社县郝北镇邓峪村 作者:陈艳娥 上联:石塔玲珑,尚显唐风古韵; 下联:乡村秀美,皆因习俗民情。 简介:该村距县城10公里,总面积13.6平方公里,现有533户,1694口人。该村不断挖掘唐代
晋中市文联 晋中市楹联艺术家协会 晋中日报社 主办

石塔古佛、明代千年古槐等历史文化底蕴,加强文化阵地建设,升级旧公园、健身广场功能,新建众乐园、下沉广场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现场地。近年来,邓峪村实现了供热、燃气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分类、清洁厕所入户,党群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、日间照料中心、公共打谷场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。现代气息的村口公园,古色古香的沿街商铺,充满乡愁记忆的旧村老景,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浓重的一笔。

4.榆社县社城镇社城村
作者:韩志清
上联:开疆拓土,帝王崛起发祥地;
下联:列榜题名,百姓欢欣致富乡。
简介:该村是镇政府驻地,占地约186平方公里,人口1600余人,主导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,“欣绿洲”牌有机黑小米最为出名,被誉为“长寿米”。该村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是古武乡县城遗址,现存县级文物古城墙(土城墙)一段,长400米、高30米、宽15米,虽经风雨沧桑的巨变,但宽厚坚实的城墙,仍不失当年的雄姿,巍然屹立。该村是后赵皇帝石勒的出生地。

5.榆社县箕城镇泥河口村
作者:王芬

上联:东傍漳河幸福桥,腾飞有望;
下联:南邻北口通天路,致富成真。
简介:该村位于箕城镇西北部,南临太长高速出口。全村有98户,304口人,耕地380多亩。西瓜种植成为主要支柱产业,多次被镇政府评为“产业结构调整先进村”。

6.榆社县箕城镇柳滩村
作者:田晓珍
上联:柳绕坡梁水泽田,四季蒸蒸景焕;
下联:滩融灵瑞地藏志,群英赫赫名传。
简介:该村距离县城约5公里。全村共有农户108户,310口人。村民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生,粮食作物有玉米、高粱和大豆。近年来,柳滩村在镇党委、镇政府的带领下积极实施新农村建设,硬化了全村街道,使得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。

7.榆社县郝北镇任家凹村
作者:任炎兵
上联:盈盈树语话沧桑,毓秀深山,几人堪问;
下联:郁郁文风涵翰墨,扬名盛世,群客勿惊。
简介:该村位于榆社县城南,榆武交界处,有住户180户,478口人,四面环山,村落坐北朝南,依山势向阳而建。明清时期,任氏财官兴旺,修窑洞、盖土楼、修庙宇、兴学堂、谋入仕、学手艺、

或商贾,其文武人才辈出,如贡生、举人、秀才、监生计十余名,古有“文风村,无白丁”的美誉。

8.榆社县郝北镇郝北村
作者:韩鲜芬
上联:秀美家山,巧架飞虹,开拓时代新音序;
下联:祥和品位,仙居乐业,尽显当年纯朴风。
简介:该村位于榆社南部,交通便利,太焦铁路、榆洪公路穿境而过,气候适中,水源充足,农业生产条件较好。全村436户,1464口人。近年来,该村特色产业初显成效,初步形成了精细蔬菜、优质林果、畜牧养殖、优质西瓜、劳务输出五大特色产业,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。

9.榆社县云簇镇崇串村
作者:岳贵春
上联:屋后青山浮紫气,地灵人杰,用勤劳铸就生财路;
下联:村前碧水润平畴,天宝物华,凭智慧建成幸福园。
简介:该村有373户,1124口人,村民收入以种植业为主,养殖业为辅,本村主要种植仁用杏。

10.榆社县箕城镇北逆流河村

